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風月夢
第十回 紅綉帳佳人驚異夢 白衣庵大士發靈簽

話說賈銘們昨日在九巷強大家吃花酒，因為尤德壽們一鬧，眾人臨散時約定，今早仍在教場方來茶館取齊。眾人陸續來到，吃過早點，在埂子街頭小山園混堂裡洗了澡，剃了頭，又在潮陽樓飯館用過午飯。約到埂子街雙壽堂、石碑樓天慶堂、洪水汪熊寶玉家、水廬裡雙慶堂幾處清堂名裡打茶圍。真個是笙歌盈耳，彩袖成行。玩到下午時候，路過左衙街，見錢店會館門首貼了一張十八印梅紅單帖，濃墨書寫「紅梅館」三字，下面又貼一張小方梅紅紙，寫了一個「請」字。陸書不知何故，遂向賈銘道：「大哥，這地方是甚所在？貼這幾個字做什麼？」賈銘道：「賢弟，你有所不知，此是錢店公所。敝地有些斯文朋友在裡面出社，俗言打燈謎。」陸書道：「敝地也有這個玩頭，我兄弟亦略知一二。我們何不進去瞻仰？」賈銘、吳珍、袁猷、魏璧齊道：「既是賢弟豪興，我們奉陪。」一聲說「請」，眾人進了大門。

到了裡面，遠遠望見廳房簷口並兩廊簷柱上，皆牽著麻線，上用竹夾兒夾著數百張有一尺多長一寸多寬白杭連紙條，上面皆係寫的七個大字，下有注腳小字，又有紅圖書並一個小紅戳，印著筆、墨、字、畫、箋、硯、茗、香等字。有許多人在裡看望，也有點頭越趨，也有三三兩兩交頭接耳。賈銘們走近廳房簷下，那廳上有人秉手招呼，賈銘們亦拱手答禮。站定在中間階沿石上，向上觀看。但見這條麻線上掛的紙條上寫著：

精鑄書法價高昂 《禮記》
硯那樣生涯似昔年 成語
簷鐸之聲古寺中 童讀
茗掃清海面卒兵齊 言
香賞玩青山畫航停 成語
字那有情懷臨勝境 紅樓人
畫邗上梅花兩度看 六才
筆多子何能恨丈夫 《四書》
墨莫貪色慾少冤牽 言
杏花天氣上妝樓 《爾雅》
香愛這梢頭數點疤 人事
關隘重重隱畫船 幼學
筆行過上界神仙府 言
墨閉起熏籠檢曲牌 物二
茗燕子桃花滿上方 言
香情郎送別任蘇州 《四書》
字秀士衣彩似古時 《毛詩》
畫終日無聊飲最高 《四書》
筆素日盈餘皆費去 言
內庭消息誰傳出 新書
茗煙鎖長堤傍野村 幼學
硯揪枰再擺依棋譜 言
香不覺寒門誥勅獎 幼學
自家步入幽篁徑 箴口
茗相知復又往京都 《易經》
墨黃金方可救燃眉 新書
筆姓字標紅第一圈 幼學
而今不喜邗江地 《詩》
字贅婿方能像己兒 祇
茗閒來戀看妾傲枰 算法
香偷情常想同相見 市招

賈銘們望了半晌，陸書凝神思想。見那一條：「黃金方可救燃眉」，注腳是「新書」二字，悄悄問賈銘：「新書是何書籍？」賈銘道：「就是時憲書。」陸書聽見有人喊道：「聽商」，他遂也喊道：「聽商。」廳上有人答應，陸書高聲道：「『黃金方可救燃眉』，可是『寅不祭祀』？」那廳上社主人答道：

「正是。」遂將這一條竹夾下了，將這社條遞在陸書手裡，又照那紅小戳「筆」字，遞了一枝筆與陸書收了。隨即又換了一條新社，仍用竹夾夾好。陸書正在觀看，只聽得賈銘喊道：「『莫貪色慾少冤牽』，可是『無營無業？』」那社主人答道：

「是。」將社條下了，一同卷箋紙遞與賈銘手裡，又另換一條新社掛上。陸書還在那裡揣摩思想。吳珍因為不知強大家昨晚那些人曾否復來鬧事，不放心桂林怎樣，他又不知謎理，拉著賈銘、陸書道：「大哥、兄弟，不用在此打這悶葫蘆，我們走罷。」賈銘不便回卻，向社主人秉手道：「承教。」那社主人拱手道：「恕笑，恕笑。」

眾人出了會館大門，沿路走著談著。賈銘道：「昭陽格最好不過是『傷心細問兒夫病』。」陸書道：「心賦格莫妙於『一片丹心後代傳』。」賈銘道：「曹娥格後人做的那裡能及『黃絹幼婦，外孫齊白』，如今做曹娥格的已少了。」陸書道：「蘇黃格再好的也不能及那『齊人有一妻一妾』了。」賈銘道：「敝地近日做那反照傳神的俱多。賢弟〔適才〕商的這一條，要算是反照。總而言之，謎者迷言也，乃係遊戲偏才，不是實學，不能如何考較。」談談說說，不覺日已將落，已到了強大家門首。

吳珍邀著眾人進內。三子看見他們來了，趕忙請叫「眾位老爺！」仍請到桂林房裡坐下，老媽獻條、裝水煙。三子將相公總喊過房來，請叫過了，桂林喊人開燈，與吳珍過癮。吳珍道：「今日飯後，我只在天慶堂吃了四五口煙，也就罷了。」賈銘們問及昨晚的事，桂林道：「不必提了。昨晚你們散後，約有頓飯工夫，外面來了有幾十個人，火把不計其數，打到家裡來，打毀了許多窗櫺物件，我們局高都躲下漏子了。魏老爺的貴相知巧姐姐未曾躲避得及，被他們抓住，簪子、耳挖、鑷頭、順袋裡洋錢錢票，都被他們搶去了。還虧有個姓白的在這裡打茶圍，跪在那尤德壽跟前，才將巧姐姐丟下來。今日庚四老爹到教場辦席招陪他們，東家花去七八吊錢，才得了事。巧姐姐從昨日夜裡哭到此刻，可巧魏老爺來，弄幾兩銀子打些首飾，代你家相好的壓壓驚。」魏璧看見巧雲鬢髮蓬鬆，還未梳頭，遂說道：「風吹鴨蛋殼，財去人安樂。所少的首飾，我明日辦了來，你歡喜什麼樣式？」巧雲道：「只要你歡喜，我是不拘什麼樣式，只要有得戴就是了，那個還講究呢。」他們正在這裡閒談，賈銘使個眼色與鳳林，走出房門。鳳林會意，也就跟隨向外。賈銘道：「你房內可有客？」鳳林道：「沒有人。」遂邀請賈銘到了自己房裡坐下，高媽獻茶、裝水煙。賈銘等高媽裝過水煙到房外去的時候，在腰內取出六塊洋錢，向鳳林道：「我不怕你見怪，你耳朵上戴的諒必是副銅環

料玉圈。你把這洋錢拿去，叫你家裡人代你換副銀環，燒燒金，買副玉夾板圈，先包他一副銀鑲架著勢。多餘幾文，買兩把土煮煮，慢慢的敷衍罷。只要我手裡寬餘，做得來，可以常常幫你的忙。」鳳林將洋錢接了道：「賈老爺，我同你萍水相逢，承你盛情，你前算是雪中送炭了。我尚能稍有好處，絕不相忘。」賈銘道：「些微小事，何必掛齒，不必在別人跟前提及。」

鳳林道：「我又不呆。賈老爺你可吃煙？我喊人開燈。」賈銘道：「不必開燈，我不吃。」兩人又談了些閒話，仍同到了桂林房內。

只見三子走進房來道：「諸位老爺，今日是東家的主人，〔請〕老爺們在這裡便晚飯。」賈銘道：「昨日被那些混帳忘八蛋一鬧，玩得不暢快。今日我的主人，你照昨晚的一樣辦法，快些將月相公請來。」三子答應去了。眾人在房內談笑談諧。過了好一刻工夫，月香來了，走進房裡，請叫過眾人，入坐。房裡點上蠟燭，擺下杯箸。各人總有主顧，照舊坐定，請拳行令，飲酒唱曲，歡呼暢飲。大眾比昨舊玩得豪興，直飲到酒酣興盡，方才散席。陸書開發了兩個局包與月香，又代月香把了江湖禮。月香辭別眾人，定要陸書送他回去。陸書口說不肯，心裡要送得很。賈銘道：「陸兄弟，既是月相公要你送回去，你就送他回去罷。明日我們仍在方來，先到先等。」陸書辭別眾人，帶著小喜子，等待月香上了小轎，跟著轎子到進玉樓去了。

這裡吳珍還在桂林牀上吸煙，桂林留吳珍在那裡住宿。袁猷已有幾分酒意，說是今日不走了。巧雲留魏璧，先原不肯，後來已答應這裡住了。吳珍道：「我們三人今日總不走了，賈大哥諒必也在這裡了。鳳相公因何不開口呢？」鳳林道：「我是姜太公釣魚，願者上鉤。賈老爺若是愛厚我，我就不留他，他也不走。若是不愛厚我，我就再留他些他也不在這裡。」賈銘道：「三位兄弟在此，愚兄理當奉陪，實因有件要事未關照家裡，定要回去。吳兄弟不必敲弓擊弦，我同鳳相公的愛情要算是心照，不在於住不住。」鳳林道：「賈老爺這話說得在理。心照心照，時辰未到，日子長得很呢。賈老爺既有正事，我也不敢強留。」賈銘道：「這話才碰我的心肺呢。」遂與眾人作辭。吳珍因賈銘未帶小廝，吩咐自己跟來的小廝發子道：

「你點火把送賈老爺回府，你就家去罷，家中門戶、火燭小心。」發子答應，執著火照著賈銘去了。袁猷、魏璧也叫小廝回去。

吳珍睡在牀上過癮。雙林邀著袁猷、巧雲請著魏璧，各到自己房裡。

魏璧看見巧雲房中收拾得十分雅靜，掛了六幅美人畫條，有一副蘋果綠蠟箋紙對聯，上寫著：

文回織錦堪稱巧

夢入巫山不見雲

上款是「巧雲女史雅鑒」，下款是「夢花居士書」。巧雲邀請魏璧坐下，

著人買了四碟茶食款待魏璧，又將燈開在牀上，請魏璧吃煙。魏璧勉強吃了一口，道：「真正不吃了。」巧雲遂自己過了癮，洗過手腳，卸去釵環，重新用粉撲勻臉，嘴唇上搽了胭脂，收拾睡覺，暫且由他。

再說袁猷到了雙林房中，看見只掛了幾幅美人畫條，問道：

「雙相公因何不掛對聯？」雙林道：「我是粗人，沒有人送我對子。」袁猷道：「你不用謙了，我明日辦了送來。」因有了幾分醉意，又吃了兩碗熱茶，覺得臉上哄哄，彷彿像似要嘔吐的光景，遂倒在雙林牀上，說是心裡難過。雙林叫老媽燒了一碗醋湯與袁猷喝了下去。雙林自己本不吃煙，因袁猷吃多了，又開了燈來打了一口煙，勸袁猷吃了，更覺得頭暈眼花，道：

「我真不能吃，要吐得很呢，你相應收拾牀鋪，讓我先睡罷。」雙林忙喊老媽將煙燈收過，把袁猷拉起來。老媽擰了牀，將薄絮被鋪好。袁猷到房外踉踉跄跄小解過了，解衣就寢，一上了牀呼聲如雷，竟自睡熟。雙林慢慢地洗過手腳，除卸簪環，重新勻了臉，嘴唇上又搽了些胭脂，關掩房門，也就睡了。直到二更多時分，袁猷一覺睡醒，酒已散了，那被窩裡事不消細說。

雙林起來用水後，又上牀矇矓睡熟。只覺得同著袁猷挽手並肩一同遊玩，到了一所花園，園中景致十分幽雅。見有一座假山，山石嵯峨，古樹參天。旁有一座高樓，兩人挽手同登。

上得樓來，見中間有一塊匾，上有「風月樓」三個大字。有一副對聯分列左右，那對句是：

暮雨朝雲堪笑煙花情不厭

黃金白鐵可憐風月債難償

雙林同袁猷兩人憑欄賞玩。只見樓下是寬闊池塘，一池綠水，紅白荷花，綠葉青蓮。有許多並蒂的，開得芬芳爛熳，清香撲鼻。有一對鴛鴦，在池內交頸而眠。兩人正在賞玩，只聽得假山背後彈弓聲響，有一個彈子打到鴛鴦身上，將一對鴛鴦雙雙打死。

雙林被那彈弓響聲一唬，驚醒來渾身是汗。聽得街坊上更夫鑼聲，正是三更。袁猷正在酣睡，不便驚動。心中思想夢中光景，恐非佳兆。胡思亂想，驀然想起：「昨日北門外白衣觀音庵裡尼僧大空，在這裡化緣，說他庵內觀音菩薩的簽靈應。

我今做此異夢，不知主何吉凶，明日喊乘小轎，到那庵裡求條簽問問菩薩，看我終身如何結局。」翻來覆去，一夜未曾合眼。到了天明，紅日方升，即便起來。

袁猷已醒，穿好衣裳下牀，洗漱已畢。雙林將蓮子壺裡煨的湘蓮拿茶缸子盛了，遞與袁猷吃。袁猷因昨晚酒多，未曾吃著晚飯，此刻腹中覺得有些饑餓，正用得著。正在吃蓮子之時，魏璧同著巧雲、吳珍同著桂林，一齊來到房裡，各道恭喜，互為嘲笑，催著袁猷穿好衣裳，回到教場吃茶去了。桂林、巧雲亦各回自己房裡梳洗。

雙林在房中梳好頭，洗了臉，換了兩件新衣，同強大說明出去燒香。叫三子喊了一乘小轎，帶著王媽到北門外白衣觀音庵。到了庵門首，王媽用手去敲庵門。雙林下了小轎，只見有個老佛婆開了庵門，迎接雙林進去。到了大殿，那住持女尼法名大空，迎著雙林問訊。雙林還了禮，向他請了香燭，就在觀音大士座前點燭燒香。

雙林在蒲團上跪下，拜了幾拜，又向女尼要了簽筒，捧在手裡，默默誦誠祝告道：「女弟子生長名門，自憐薄命，墮落煙花，年已十八，飄泊無偶，不知終身如何結果。昨夜偶得異兆，未卜吉凶，今特虔誠頂禮，求菩薩指示。倘能脫離苦海，發條上上籤；如若應派女弟子終老煙花，亦求菩薩發條下籤，從此死心實意，削髮為尼，斷不在這風月場中久戀。」祝告已畢，遂將手中簽筒搖了幾搖，只見那簽筒裡有一根籤條落於地下。雙林用手拾起，又拜了幾拜，立起身來將簽筒、簽條總遞與女尼。大空接過了，將簽條一看，在簽盒裡查出一條簽來，遞與雙林。大空道：「恭喜姑娘，是條上上籤。」雙林接過簽條一看，只見上寫著：

第八十一簽 上上

不是姻緣也是緣，

前生注定總憑天。

求官謀利皆成就，

六甲生男病可痊。

雙林將簽句看過，隨即收起。

大空邀請雙林至客堂人坐，道婆獻了茶，擺了桌盒，談了幾句套話。雙林取出香錢把與大空，又把了一百文錢封與老佛婆。大空道：「姑娘輕易不到小庵，今日光降，我這裡預備粗素面，望姑娘賞個光。」雙林道：「多謝師太，改日再來叨擾。」起身告辭。大空送至庵門外，候著雙林上了小轎，大空將庵門關閉。

雙林帶著王媽回至強大家內，開發了轎錢，換了家常衣服，在房中坐定，將簽條取出細細參詳。心中想道：「我去求籤，原是我終身。如今菩薩發的靈籤，首句就說姻緣。獨巧我昨夜留的是個姓袁的，我就得此異夢，這『也是緣，三字，莫非是我終身要應在這姓袁的身上？但是鴛鴦原比著夫妻，既是我若同這姓袁的有姻緣之分，因何又被一彈子將一對鴛鴦雙雙打死？」躊躇了半晌，又回想到：「夫妻本是同生共死，我若終身有托，就是同這人像那鴛鴦死在一時，我也情願，強如在這苦海，何日才得脫離。但不知這姓袁的可曾娶妻，家道若何？」